

俞淨意公遇灶神記

尤惜陰居士曾說，《了凡四訓》是奉行《感應篇》與功過格的事實。了凡先生所用的功過格，我們在《德育古鑑》裡刊出來了。《德育古鑑》就是一部功過格的感應錄，完全是依功過格而編的，不但教我們修行，且加強我們的信心。《俞淨意公遇灶神記》，這一篇是補充《了凡四訓》沒有說到的地方。都是於世道人心很有利益的好文章，我們同樣把它當做寶典來受持。讀過之後，自己更應當深深的反省、檢點。尤其是生活在現代的社會，必須認真修學，才能趨吉避凶，轉災禍為吉祥。

明嘉靖時。江西俞公。諱都。字良臣。多才博學。十八歲為諸生。每試必高等。

俞先生是明朝嘉靖時候的人，跟袁了凡先生是同一時代。嘉靖年間，國家做了不少事，佛教裡也有一樁大事，就是《方冊大藏經》的刊行。從前《大藏經》都是摺疊的本子，諸位在寺院裡所見，誦經拜懺時用的「摺本」。古代經書都是摺本。用線裝訂的，就稱「方冊版本」。第一部方冊版本是嘉靖年間編印的，這一部藏經就稱《嘉靖藏》。嘉靖是指年代；憨山大師—德清和尚，發起主其事；編輯地點在金山，所以也叫做《金山藏》。經書從摺疊本轉為線裝本，就是從這時候開始的，是佛門裡的一樁大事。最近出版的《中華大藏經》第二輯，原本就是《嘉靖藏》，在台灣重印。這部藏經流傳到現在有五百多年了。國家跟佛教界，都有這樣的盛舉，因而感應道交的人也特別多。

江西有一位俞先生，名叫都，字良臣，多才博學—書念得很好，很有學問。『十八歲為諸生』，諸生就是秀才。『每試必高等』，可見他確實有聰明過人之處。

年及壯。家貧授徒。與同庠生十餘人。結文昌社。惜字。放生。戒淫殺口過。行之有年。前後應試七科。皆不中。生五子。四子病夭。其第三子。甚聰秀。左足底有雙痣。夫婦寶之。八歲戲於里中。遂失去。不知所之。生四女。僅存其一。妻以哭兒女故。兩目皆盲。公潦倒終年。貧窘益甚。自反無大過。慘膺天罰。

這一段說出他壯年時非常潦倒。年歲老大，家境也不好，靠著教書為生，當時稱為「私塾」，當然學生也不多。在這個時候，他與同學十餘人『結文昌社』。『同庠生』就是同年進學的同班同學。「文昌社」就是結一個社團，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一起，實行《文昌帝君陰騫文》，依照文昌的教訓來修學。

現在印的《安士全書》上半部，就是《文昌帝君陰騫文》。古代讀書人，普遍重視這一篇文章。童子在七、八歲時，家長或是老師就教他背誦。《印光大師文鈔》裡還囑咐我們，家裡有子弟到了上學年齡的，就應當教他背《陰騫文》及《感應篇》。這確實有好處。這兩篇文字都不長，《文昌帝君陰騫文》只有一千多字，《感應篇》也是如

此，都是簡短的文章。「文昌社」的同學力行《陰驚文》，遵守文昌帝君的遺訓。《陰驚文》裡，對於惜字紙、放生、戒淫、戒殺、戒妄語等，都說得很詳細。

『行之有年』。他們自結文昌社起，在一起修行，過了很多年。俞先生『前後應試七科』，經過七次的考試都沒考中（從秀才考舉人，始終沒考中）。生了五個兒子，其中四個夭折了，剩下老三，也丢了。老三是最聰明的，八歲那年在外面玩耍，失蹤了。四個女兒，死了三個。俞公共有九個兒女，除了失蹤的兒子之外，眼前就剩一個女兒，他的妻子在這種悲痛的情況下，兩眼都哭瞎了。

『俞公潦倒終年，貧窘益甚』，俞先生的家境越來越困難。『自反無大過』，自己反省，好像沒有做過什麼大惡事，為什麼老天爺給他這樣重的懲罰？似乎上天都沒有保佑他。

年四十外。每歲臘月終。自寫黃疏。禱於灶神。求其上達。如是數年。亦無報應。
至四十七歲時。

『年四十外』。每年臘月三十，是民間風俗祭灶神的時候。灶神爺將往上天，把這一家人的善惡都給玉皇大帝報告。所以，從前供養灶神的對聯是「上天奏好事，下地保平安」。他自己每到這個時候，便寫一篇疏文，託灶神爺帶到天帝那裡去。這樣過了好幾年，也沒有感應。直到四十七歲時才有了感應。

除夕與瞽妻一女夜坐。舉室蕭然。淒涼相弔。

「除夕」就是臘月三十。從這幾句，足見俞先生家境多麼悽慘！

忽聞叩門聲。公秉燭視之。見一角巾皂服之士。鬚髮半蒼。長揖就座。口稱張姓。
自遠路而歸。聞君家愁嘆。特來相慰。

四十七歲那年，臘月三十的晚上，他正與妻女枯坐淒涼相弔的時候，忽然有人敲門。他點蠟燭開門，看到一個人，『角巾皂服』。從前角巾是一般隱士用的，它不是一頂帽子，是一塊方的布，紮在頭頂上，這叫角巾。修道之人往往也是這種打扮。「皂服」，「皂」是黑色。穿著黑色的袍子。『鬚髮半蒼』，看年歲大概總有五、六十歲了。『長揖就座』，很有禮貌，向他一問訊作揖，就坐下來了。介紹自己姓張，從遠路而歸，走到你家門口，聽到你家裡有愁歎的聲音，特地前來慰問。這是說明來意。

公心異其人。執禮甚恭。

俞先生見到這個陌生人，心裡也感覺得很奇怪，但是看看他的儀表談吐，又好像很不平凡，所以對他非常恭敬。在這種潦倒的時候，世態炎涼，那裡還有朋友來慰問！尤其是臘月三十晚上，家家都團圓，誰有空閒到你家來慰問呢？在這個時候有個人來慰問，當然心裡非常感激，所以對他很恭敬。

因言生平讀書積行。至今功名不遂。妻子不全。衣食不繼。且以歷焚灶疏。為張誦之。

他是滿腹的牢騷，自己確實是有才學，可是一直到這麼大的年歲一四十七歲，『至今功名不遂』。那時的讀書人，唯一的出路是功名，「學而優則仕」。有了功名之後，靠國家的俸祿才能養家活口。讀書人要是考不取功名，家境很清寒，沒有一點基礎，相當之苦。從這裡我們能看到俞先生很苦，而且遭遇到種種不幸。他就說出自己生平讀書與行持，好像都沒有什麼大過失，為什麼到現在功名不遂，妻子不能保全，兒女夭折的那麼多，衣食不繼，生活都成問題。同時又說，這些年來，每年除夕都在灶神爺前焚疏。他所寫的疏文都還記得，把疏文的意思說給張先生聽聽。

張曰。予知君家事久矣。

張先生說，我對你家裡的事知道得很清楚也很久了，你不必再告訴我。

君意惡太重。專務虛名。滿紙怨尤。瀆陳上帝。恐受罰不止此也。

這一段文的意思，是《四訓》裡沒有提到的，必須要補充。這些事不只是袁了凡一個人，俞淨意先生也遇到了。一位遇到雲谷禪師，改過自新；一位遇到灶神，一樣把命運改轉過來。張公說，他的『意惡太重』，讀書積行，『專務虛名』。他自己每年在灶神面前所焚的疏表，都是一些怨天尤人的詞句，沒有一點悔改的意思。這是褻瀆上帝！恐怕上帝給你的懲罰不止如此。可能還有更重大的災難在後頭。

公大驚曰。

俞先生生平所為沒有別人知道，這個陌生人怎麼會曉得？經他這麼一說，心裡很驚訝。

聞冥冥之中。纖善必錄。予誓行善事。恪奉規條。久矣。豈盡屬虛名乎。

俞先生聽了張公所云，並不服氣。他說，「我聽說冥冥之中，都有鬼神監察，很小很小的善，鬼神也知道，我這麼多年結文昌社，與同學們立下誓願，力行善事。文昌社

裡訂的規條，就等於戒律一樣，大家都要遵守，我也是遵照奉行，沒有違犯。難道這些都是虛名嗎？」

張曰。即如君規條中惜字一款。君之生徒與知交輩。多用書文舊冊。糊窗裏物。甚至以之拭桌。且藉口曰勿污。而旋焚之。君日日親見。略不戒諭一語。但遇途間字紙。拾歸付火。有何益哉。

張公就在文昌社規條裡，舉出幾樁事實來說明。《陰鷙文》裡很重視惜字紙（這是重視文化一重道，文以載道的示範意義），當然他們文昌社裡也有這一條。張公就跟他講，既然有這一條，就應當依教奉行。然而你們還是將一些書冊或寫的文章（這都是字紙），還有舊書，用來糊窗子。現代都是用玻璃窗，還得講究花紋與美觀。年輕的同學不知道，年歲大一點的人，也許會知道，過去窗子是用紙糊的。用字紙糊窗的確很多，或者用字紙包東西，這是大不敬。現代用字紙糊窗的事是沒有了。漂亮的壁紙多得是，儘管你挑選去，誰家還會用字紙糊窗，但是用字紙包東西倒還常見到。我們明了重道尊師之意，自己應當儘量避免；別人造罪業，你要是勸他，他必然起反感。這事情就是看到人家跳火坑，也沒有辦法把他拉回來。只有從我們自己本身做起，做個好榜樣。你要勸人，人說你迷信。大家都用字紙、報紙包東西，我為什麼不能用！幾個人懂這個道理？其義甚深。

敬惜字紙的意義，當知過去的字紙跟現在不同，從前的書籍都是木刻版本，要不是真正有價值的文章，誰肯花那麼多錢刻一本書！字是一個一個雕的，沒有現代的活字排版，照相製版方便。可見從前刻一本書非常不容易。因此，既是書，都是好文章。「文以載道」，書破了要修補；實在破得不能用了，才恭恭敬敬的將它焚化，不敢褻瀆。這就是重道。我們通常講「一切恭敬」裡，對於法寶之恭敬為最。

經書屬於法寶之一，雖然現代印刷術發達了，我們對於經書還是一樣要尊敬。「敬」才有福；褻瀆就是造罪業，也就是折自己的福報。不知道的人，天天在折福，無可奈何！我們明瞭的人，就不可以這樣做。雖然是包東西，也儘可能不用字紙，不用報紙。換句話說，我們要包東西，應當要用牛皮紙或包裝紙之類的，家裡預備一些放著，不要用字紙包東西。

我們讀到這裡，明瞭古聖先賢教化眾生的苦心，就應當這樣做。縱然這個道理想不通，你只要照這樣做，保證有福報！你說幾時道理想通了再做，恐怕等你想通的時候，壽命也差不多了，想做也來不及了。聖人教我們怎麼做，就怎麼做；不要管他什麼道理，這就是有福之人。

張公說，當你看到朋友或學生用字紙糊窗包物的時候，你從來沒有勸告他們一聲，也沒有一次阻止！只不過是在路上遇到字紙，撿去焚化。這不就是做給外人看的嗎？這不就是圖務虛名嗎？

社中每月放生。君隨班奔逐。因人成事。倘諸人不舉。君亦浮沉而已。其實慈悲之念。並未動於中也。

這一段講放生。修善是什麼事都要從心地發出來。別人提倡這樣做，你就隨喜跟著做；人家不做，你也就不做了。你心地真正有慈悲，真正想放生嗎？沒有！只是看到別人做，心裡歡喜，隨喜一點；別人不做，也就算了。不是出於真心！隨喜中也沒有盡到力量。「隨喜功德」是要盡心盡力，才叫隨喜；沒有盡到心力，不叫隨喜。所以，你並沒有真實慈悲之念；在外面還標榜著—我是個仁慈之人！實際上心裡毫無仁慈。

且君家蝦蟹之類。亦登於庖。彼獨非生命耶。

你們家的廚房裡，依然有蝦蟹之類，這些還是生命，依舊是吃眾生的血肉。文昌社裡，可能不是長素，大概一個月只有幾天吃素。

若口過一節。

這是指妄語、惡口、兩舌、綺語，都犯了。

君語言敏妙。談者常傾倒於君。

俞先生為人能言善道，又有才學，很會說風涼話諷刺人，用的詞句都非常巧妙。所以，大家聽到的時候，都能被他折服。他有辯才，無理的事也能把它說成有理。他有強詞奪理的本事。

君彼時出口。心亦自知傷厚。

他雖然說得很痛快，可是自己還有一點良心，曉得有傷厚道。說話太刻薄，好勝心強不肯輸人。幸有此一點良心，為今後轉禍為福之機。不然灶神到家跟他講，他也不聽！這個人『自知傷厚』，還是可教，可以回頭。在四十七歲機緣成熟灶神到他家的時候，把他的迷夢點醒了。

但於朋談慣熟中。

在熟悉的朋友當中。

隨風訕笑。不能禁止。舌鋒所及。觸怒鬼神。陰惡之註。不知凡幾。乃猶以簡厚自居。吾誰欺。欺天乎。

此是講妄語之過。在朋友談論中，言語不讓人。不讓就是大毛病。我們讀《了凡四訓》末後一篇—謙德之效，懂得謙虛的反面就是不能忍讓，所以說，「滿招損，謙受益」。這就是自滿自大。一個人言行如此，鬼神見了都厭惡，都討厭。所以說『陰惡之

註，不知凡幾』！《地藏經》云，「閻浮提眾生，起心動念，莫不是罪」！自己還不知道，還以『簡厚自居』，認為自己很厚道，是個好人。你這是欺誰呢？難道你能欺天嗎？

邪淫雖無實跡。君見人家美子女。必熟視之。心即搖搖不能遣。但無邪緣相湊耳。君自反身當其境。能如魯男子乎。遂謂終身無邪色。可對天地鬼神。真妄也。

這是舉出意惡裡最重的邪淫。俞先生雖然沒有邪淫的實跡，也就是沒有做邪淫之事；但是有這個意思，有這個心，不過是無緣而已！所以叫他自己認真的反省，如果因緣湊合，你能不能像魯男子一樣呢？「魯男子」是《孔子家語》裡的一段記載。春秋時代魯國有一個人，確確實實做到不動心，那才是真正的『終身無邪色，可對天地鬼神』。而你做不到，你仍然有邪念，真是自欺欺人。

此君之規條誓行者。尚然如此。何況其餘。

張公說，這是你們文昌社訂的規條，你都做不到了，其餘的更不必說！由此可知，張先生所說的「專務虛名」不假。一條一條列舉出來，使俞先生無話可說。

君連歲所焚之疏。悉陳於天。

你每年所寫的疏文，灶神爺確實幫你送到天上，呈交給天帝。

上帝命日游使者。察君善惡。數年無一善行可記。

《了凡四訓》末後一章有「舉頭三尺有神明」，我們要相信。現代這些邪鬼惡神充滿世間，心地要是不正，必然走入邪道。邪教佛堂、神壇，這些事確確實實妨礙了正法弘傳。鬼神之事，真正是有！可見上帝對他不是不關心，天天派這些尊神來考察，這些年中，並沒有善事可記！

但於私居獨處中。見君之貪念。淫念。嫉妒念。褊急念。高己卑人念。憶往期來念。恩讐報復念。憧憧於胸。不可紀極。此諸種種意惡。固結於中。神註已多。天罰日甚。君逃禍不暇。何由祈福哉。

這一段開示，最為緊要，我們要能真信。張公雖說的是俞先生，讀者尤當切實反省，字字句句實在忠告自己。鬼神天天在考察，找不到他有善念。只看到他雖然沒有貪、瞋、癡之行，但是有貪、瞋、癡之念，有嫉妒、褊急、傲慢的心。「高己」就是傲慢。「卑人」就是輕視別人，瞧不起人。「憶往期來」即追念過去，期望著將來。「恩讐報復」，心裡都是這些惡念。這就是說明他的「意惡」。

身口意三惡業，意惡為最大；身、口二業都從意惡而生。修行重在修心，心地清淨了，身口自然清淨；意要是不清淨，身口也假裝不來。我們看看俞先生過去，他就只在身、口上假裝，意惡則絲毫沒有改變。神明的鑒察特別著重「意惡」，所以告訴他這些果報。確實所說的不止如此，『君逃禍不暇』，你逃避災凶都來不及了，還求什麼福？你那裡還會有福報！

公驚愕惶悚。伏地流涕曰。君既通幽事。定係尊神。願求救度。

這位陌生人，對俞先生心底隱藏的惡念知道得這麼清楚，都把它說出來了。俞先生聽了，確實害怕，伏在地上流著眼淚苦苦哀求說，你既然曉得這些幽微之事，一定是神仙，絕不是普通人，求您來救度我。接著這段，就是說明他還有一點善根，憑著這點善根，神明才來度他。若無此一點善根，也不會遇到神明。思之！思之！

張曰。君讀書明禮。亦知慕善為樂。

這就是他可以改過自新的一線生機。他是個讀書人，通曉道理，也曉得羨慕善行、善言，以此為樂。

當其聞一善言時。不勝激勸。見一善事時。不勝鼓舞。

就是還有這一點善根，但是善根不厚，煩惱、習氣太重。

但旋過旋忘。信根原自不深。恆性是以不固。

一過去就忘了。他的毛病就在信根不深，習染太重。沒有恆心、沒有耐心，很容易被外境所轉。

故生平善言善行。都是敷衍浮沉。何嘗有一事著實。

毛病就發生在這裡。我們學佛的同修，無論在家、出家，四眾弟子，自己反省有沒有常犯這些毛病？我們聽到善言歡喜，見到人行善事也歡喜，但是過後就忘了，跟俞先生犯同樣的毛病。這不只是說我們。俞先生是明朝的人，跟憨山大師、蓮池大師同時代。在過去釋迦牟尼佛出世的那個時候，也是這樣，沒有例外。如果善根真正深厚，早就成佛作祖了。成佛作祖的人畢竟是少數！

諸位再想想，釋迦牟尼佛示現成道之後，為什麼要說法四十九年，就是因為眾生有這些毛病！天天講天天勸，聽了耳熟，習慣成自然，假善也變成真善了！裝好人，結果以後變成真正的好人。天天勸，三天不勸，人就變樣了！所以現在有很多人，想自己幾個人建道場，大家在一起共修。我過去也很有興趣，也有這個理想。結果怎麼樣？剛剛

創始的時候，真是菩薩發心，成佛有餘。道場一建成了，就爭名奪利，反目成仇。我見過許多道場，幾乎沒有例外，都是這樣。

我們想到過去的叢林寺院裡，為什麼要分座講經，天天講？再想想釋迦牟尼佛，為什麼四十九年，一天都不休息？你想他的團體，經上說「常隨眾一千兩百五十五人」，真的，要不是天天勸念佛，就不免打架鬧意見。所以，釋迦牟尼佛講經四十九年，沒有一天休息。他要休息一天，僧團裡就要出問題了。這在佛法稱「熏習」。能令善根少的人漸漸地薰習深厚。善根深厚的人熏習，他就開悟了。由此可知，這個經教不能一天不講求！

《感應篇直講》，分量比較少一點。古代讀書人每月有一定的日子，輪流開講。常常講《感應篇》，講《文昌帝君陰陽文》等勸善的書。可見從前這樣的講座，在中國非常普遍，可惜現在反而沒有了。常常講，常常勸，有的時候人心還是不能挽回！要是不講，那還得了！所以，確確實實要普遍的到處去弘講。我也勸勉同修要發心，先不必學講經，先學講善書、講因果。至於講法，講的材料，我們慢慢再研究、編輯。就是像這個樣子，到處去講。講演時間不要超過一個星期，一天講一次，七天就圓滿了。這樣才能普及。教材要重新編輯，像《陰陽文》、《感應篇》、《了凡四訓》，都訂作七次，七天就講圓滿。我們要精編教材來訓練同修們，大家發心弘揚，以此做基礎，而後進修大乘佛法，才得真實受用。

沒有這個基礎，學習大經大論，不過是好聽而已！這跟俞淨意公一樣，好高騖遠，專務虛名，不切實際，意惡還是改不掉。大的劫難到來時，我們憑什麼避免？這是當前極須做的課題。俞淨意公的善根我們有；他的惡報，我們還沒有現前。可見我們的意惡比他稍微好一點，輕一點。要是像他一樣，果報就慘了！因與果一定相應，絲毫不爽。

古德常說，「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」。除非你明心見性，破除《金剛經》所講的「四相」、「四見」，轉凡成聖，轉十界為一真，那才行！四相未破時，就受因果定律的主宰。在家如此，出家也不例外，還是受因果的主宰。幾時破了我執，見思煩惱斷盡，出三界，才勉強說你超越生死輪迴了。我們以俞淨意公作鏡子，對照自己的言行。

這一段責備，就是說他信根不深，恆性不固，沒有長遠心，沒有耐心。指出他生平那些「善言善行」，都是「敷衍浮沉」，都是「專務虛名」。『何嘗有一事著實』，就是沒有一樁事情是腳踏實地，盡心盡力，認真去做的。

且滿腔意惡。起伏纏綿。猶欲責天美報。

「責天」就是求天的意思。天沒有降福給他，他就責怪老天爺，求天神降福給他。

如種遍地荊棘。癡癡然望收嘉禾。豈不謬哉。

這是譬喻說，你的田地裡種的都是荊棘，卻指望將來收到好的稻米，那有這種道理？這與因果不相符。同學們讀了之後，要認真去反省，痛改前非，腳踏實地，從心地裡修起。再回頭看看《了凡四訓》，照這個方法斷惡積善，養自己的謙德，改自己的毛

病。書上一再告訴我們，三年必有效驗。如果勇猛精進，虔誠懇切，半年就變樣子，就不相同了。

君從今後。凡有貪淫。客氣。妄想。諸雜念。先具猛力。一切屏除。收拾乾乾淨淨。一個念頭。只理會善一邊去。若有力量能行的善事。不圖報。不務名。不論大小難易。實實落落。耐心行去。若力量不能行的。亦要勤勤懇懇。使此善意圓滿。

讀這篇文章，給我們更大的警惕，更具實效的受用。尤其是老同修們，我們必要認真反省、檢點。而後在我們修學的環境與過程中，所遭遇到的這些因果，自己就能看得非常清楚。看清楚之後，信心愈堅固，慧眼愈明朗，往後功夫才真正能踏實，才能得力。自從我們講了一遍《了凡四訓》之後，也有不少同修跟我說，很有受用。過去不知道的毛病，聽了這一遍之後，自己想一想，毛病確實是不少。這就大有進步！如果一個人不知道自己的毛病，想要回轉就相當困難。所以，知道自己的毛病，就是利益。灶神爺—張先生，把俞先生的毛病，一樁一樁指出來。俞淨意先生不能不服！好在他還有改過之心，所以才能感應道交，感得灶神真正現身在他面前。

這段文就是傳授他「改造命運的方法」，也就是「改造命運的祕訣」。我們在世間，必須要明白無始劫來積習深重。明瞭以後，就要徹底改過自新，轉變自己的命運。不怨天，不尤人，因為一切都是自己造的，所謂「自作自受」。我們自己再造善業，再結善緣，後來的果報當然很殊勝。這一段非常重要—就在念頭上轉變，再造自己新的命運。

『君從今後』，灶神告訴俞淨意，從今以後你『凡有貪淫、客氣、妄想、諸雜念』，這些都是世俗的事情。『先具猛力，一切屏除』，這就是徹底悔改。從心地裡把這些妄想、雜念都斷除。諸位想想，講得很容易，做起來可不容易！試問，我們那個人不想斷妄想，不想使自己心地清淨？雖然天天這樣想，可是妄念依然紛飛。究其原因就是積習太深所現業障之相，也叫「業相」。說得更實在一點，就是「惡業之相」。我們立刻要覺悟，這不是好相。「覺悟」才是改革的根本。不覺悟就不能改；覺悟才有改的希望。所以，佛告訴我們：「不怕念起。只怕覺遲」。念就是此地所講的「貪淫、客氣、妄想、諸雜念」。這些念頭一起來，立刻就覺悟—我業障深重，為什麼還有這些妄念，還有這些罪業之相？這一念就是「覺」，就是光明，就是慚愧心。

我們應當向那個方向走呢？『收拾乾乾淨淨，一個念頭』。這是教我們初步用功的方法。就是告訴我們下手的初步，要把那些「惡念」都除掉，把善念提起來。這就是非常好的方法。二六時中念佛，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。不但心裡要有大轉變，而且在行為上也要認真的轉過來。

要用什麼態度做善事呢？不圖報。做了善事，對人有恩惠，不要希望別人報答。要認為行善幫助人，是我的義務，是我應該做的。甚至我們做善事、對人好，人家以怨報我們，我們也不在乎。問心無愧！即使別人誤會也沒有關係，放著膽量去做。不要做了幾樁好事，人家反而埋怨你；就認為好事不能做，好人不能當。為什麼做了好事、待人

好，還要受人責備？想想《金剛經》裡所說的，這正是自己過去世業障深重，他替我消業，這不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嗎！

因此，我們不要灰心，『只理會善一邊去』，『不論大小難易，實實落落』。就是踏踏實實的去做。切切實實，直接痛快的去做。『耐心行去』，大小善事都要有耐心。一天、一年、一世都要這樣去做；並且還要發願，生生世世都這麼做，這才是「菩薩」。這是我們力量辦得到的。『若力量不能行的』，『亦要勤勤懇懇』。換句話說；我力量雖然達不到，我有這個心、要存這個心，使此善意圓滿。諸位要曉得，佛家所謂「功德圓滿」，是指善心善意確實「圓滿」。並不是樣樣事情都做好了才叫圓滿，因為有的力量達不到。力雖達不到，但是有一個圓滿的心，這樣功德就算圓滿了。所以，佛法常講「論心不論事」，圓滿不圓滿是在你心地裡。心地善意若不圓滿，則善事、善行做得再多，也不能算是圓滿。

第一。要忍耐心。

沒有忍耐心，一切都不能成就。忍耐心就是菩薩六度裡面所說的「忍辱波羅密」。忍辱為什麼不把它翻成忍耐呢？諸位要曉得，世間法裡面最難忍的就是辱。中國古時候讀書人常說：「士可殺，不可辱。」讀書人，殺頭沒有關係，不能接受侮辱，可見得殺頭都容易忍，侮辱不容易忍。因此，佛法到中國，六度中的忍度，最不能忍的是辱，釋經師就用這個字「忍辱」。辱都能忍，還有什麼不能忍的呢？這是忍中最重、最難的。所以，什麼都要忍耐，能忍耐就有成就；能忍是福德之相。反之，不能忍就是罪業之相。我們要學忍耐。

第二。要永遠心。

永遠心就是「恆心」。恆心不變，既然發了這個願，決不更改。無論是在什麼環境裡，順境也好，逆境也好，一定要以行填願，久久功德自然圓滿。

切不可自惰。切不可自欺。

這兩句是要我們痛戒的。「惰」是懈怠、懶惰。往往一般人剛剛發心的時候，心行都非常勇猛，時間久了就懈怠，所以不能成就。古人常說，如果每個人都能保持初發心，那就沒有一個不成佛的。可見初發心，確實是真心、清淨心、勇猛心、精進心。古人也有一句話說得很有味道，「學佛一年，佛在眼前。學佛二年，佛在西天。學佛三年，佛化雲煙」。這是懶惰、懈怠、沒有恆心，越學越變成老油條了。這樣的學法，怎麼能有感應道交呢？感應是憑「真誠、精進」而來的，不是從懈怠中來的。所以，一定要戒懈怠。

不可以自欺，就是不能欺騙自己。欺騙別人很容易；欺騙自己是極深罪業。人要做到不自欺，沒有不成就的。所以，必須天天讀誦《了凡四訓》、《感應篇》。這就是一面鏡子，每天早晚都得要對照心行。諸位要想真正學佛，在佛法裡成就，就應當老老實實、懇懇切切地把《了凡四訓》跟《感應篇》，認真的學三年，把基礎奠定，而後佛法才能得力，否則想佛法得力，自然有困難。有很多老修行、老同修常常在一起談起，學佛幾十年了仍不得力，原因在那裡？也就是說懈怠、自欺，從來沒認真過。滿腹的牢騷，怨天尤人，那怎麼行呢！心行都與佛法相違背。

久久行之。自有不測效驗。

只要你長久這樣做，也就是認真修三業清淨。照這樣做，自然有你意想不到的效驗。

君家事我。甚見虔潔。特以此意報之。速速勉持。可回天意。

這些都是勸勉的話。俞先生對於灶神爺還很相信，初一、十五曉得上香、上供，對祂很尊敬，這才有感應。灶神特地把這個意思告訴他，教他『速速勉持』，趕快勉力修持，尚可挽回天意，也就是扭轉命運。命運是可以改造的。

諸位讀了這一段文之後，平心靜氣的想一想，我們一生的遭遇，還沒到俞公這個悲慘的程度。我們三業的過惡，沒有他重。他都能挽回，我們要是能照做，挽回的時間應該比他更短。他要三年，諸位如果去做，一年也許就可以了。這一點不假，我們要生清淨信心。

言畢即進公內室。公即起隨之。至灶下。忽不見。方悟為司命之神。

這一番開示講完了之後，張公就進到裡面，走到廚房裡就不見了！俞先生此時才曉得是灶神爺示現。一九四八年周邦道的夫人，在南京寓所遇到地藏菩薩，也是面對面說了很多話。你若以為這是寓言，那你就大錯特錯！這是轉變命運的起點，千真萬確的事實。

因焚香叩謝。即於次日元旦。拜禱天地。誓改前非。實行善事。自別其號曰淨意道人。誌誓除諸妄也。

俞先生是在臘月三十晚上遇到灶神，第二天是大年初一。一年復始萬象更新，他就從這一天起改過自新，先把自己的名字改了；他本名叫「良臣」，現在改成「淨意」，稱「淨意道人」。諸位要知道，名號含義很深，名號就是提醒自己「顧名思義」，要把「淨意」兩個字做到。所以，你要學佛了，皈依時，師父給你取一個法名，意思就是告訴你，要把名號在心行上做到。那就是道，所以也叫「道號」。

初行之日。雜念紛乘。非疑則情。忽忽時日。依舊浮沉。

諸位看了這幾句，再想想，過去了凡先生剛剛改過的時候。我們要是照樣去修，一開始當然也是這個樣子。袁了凡是過來人；俞淨意也是過來人，一開始都是進進退退。問題是要有忍耐心、永遠心，這兩種心很重要！只要有這兩種心，有恆心、有毅力、有決心，要痛改前非，這些毛病慢慢會改掉。一下斷不容易，是斷不掉的。古代這些前賢都是作榜樣給我們看，不是一下能斷得了的。

由此可知，聽講最重要。假如我們要求真實的效果，《了凡四訓》一遍講完，過一個禮拜，再開講；一年中要講十遍、二十遍，大家都改了。為什麼？天天在勸！若只勸你這一遍，講完了書都束諸高閣，過幾天都忘了，還能提得起來嗎？真修行不容易！一百個人當中有十個能提得起來，就不錯了！如果要想真正成就的話，一年當中得聽十遍、二十遍，我想在座的同修們當中，最低限度應有二分之一的人能成就，這一點也不假。

所以，同修們千萬不要認為這本書我看過了；這一本經我已經學過了。當知菩薩們從初發心到等覺位，天天都在學，沒有一天不學習。每年總得要講幾遍，這是自救。所以，你們聽這篇文才是真正有福報。聽《華嚴》、《楞嚴》，未必有福報，因為境界太高，學不到，有什麼用處！而聽了此記之後，馬上就可以做得到，立刻就收到效果。諸位果然能夠以三年的時間，從這一篇文上奠定基礎；三年以後，再學大經大論就不一樣了，這才是真菩薩。那時大經大論才能契機。現在不契機，為什麼？因為好高騖遠。

今天下午，我去參觀華視的節目製作，他們建議我，弘揚佛法必須現代化，製作錄影帶，建新式講堂，佛法就可以流傳到全世界。確實是有價值的啟示。

所以經教，必須要天天聽、天天講，天天在一起切磋琢磨才有效。讀了這一段文，我們的信心、勇氣就要提起來。

因於家堂所供觀音大士前。叩頭流血。敬發誓願。願善念永純。善力精進。倘有絲毫自寬。永墮地獄。每日清晨。虔誦大慈大悲尊號一百聲。以祈陰相。

這是求佛菩薩加持，因為靠自己的力量斷惡修善，實在不容易。人家做的並不多，每天早晨拜拜佛，念佛號一百聲。我們同修每天念佛號不止一百聲，但是諸位用心不如他。人家的一百聲，聲聲虔誠，我們所念的恐怕只是有口無心，那就不如他了。我們念一萬聲，抵不上他一聲的效果。就是要誠、要敬，要誠心誠意去做。他能發這個誓願，我們也要效法。發誓願是督促自己。念觀音也好，念阿彌陀佛也好，都可以得到佛菩薩的加持。

從此一言一動一念一時。皆如鬼神在旁。不敢欺肆。

這幾句話非常重要。這就是他所以能成功，能轉變命運關鍵之所在。這一念，是不是事實？是事實。「舉頭三尺有神明」，這是一點也不假。無論在何處，都有鬼神看著我們，若有這個警覺心，當然就不敢自欺、不敢放肆。

凡一切有濟於人。有利於物者。

「物」包括一切動物、植物。廣則遍及九法界一切眾生。

不論事之巨細。身之忙閒。人之知不知。力之繼不繼。皆歡喜行持。委曲成就而後止。隨緣方便。廣植陰功。

這是在「行持」上轉過來了。前一段是從心地裡轉過來（觀念的轉變）。心念一轉，身口的行為就隨著轉了，這是我們應當學習之處。從此以後，凡是於人、於物有利益的，不管是大事、小事；自己是忙、是閒；別人知道不知道都無所謂，我一定要去做。做的時候也不必考慮『力之繼不繼』，我有沒有這個力量，能不能把它做到有始有終？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，盡心盡力去做；做到一半，沒有力量了，這樣功德才能圓滿。只問事之應為不應為，應該做不應該做，不問力之能繼不能繼。「精誠所至，金石為開」。

事無有不辦者，『皆歡喜行持』，都歡歡喜喜去做，委曲婉轉的一定把它做到成就而後已，這就是『隨緣方便，廣植陰功』。這幾句是行持的典範。

且以敦倫。勤學。守謙。忍辱。與夫因果報應之言。逢人化導。惟日不足。

前是「自行」，此是「化他」。自行裡有心行，心的念頭轉變，身口行為就轉變。化他有五個重點；一、敦倫。「倫」是倫理，敦睦倫常。我們中國文化的精髓就是「倫常」。夫婦、父子、兄弟、朋友、君臣，大家能守住自己的本分，盡自己應盡的義務，這叫「敦睦倫常」。二、勤學。要努力讀書，要讀好書、讀善書。三、守謙。《了凡四訓》中講的「謙德之效」。四、忍辱。五、深體因果報應的道理，懇切地勸導大眾。

每月晦日。

「晦日」就是每個月的月終日。

即計一月所行所言者。就灶神處為疏以告之。

每個月到灶神爺前報告一次。把這一個月當中，身口意三業所修的善法，月月報告。這就是說明他求灶神爺監督他。有一個督促他的力量，他要是不做，到了月終，他就沒有法子給灶神爺交差了。這個效果真是不可思議。諸位修學，不一定要寫疏文去報

告灶神。你們家裡供奉釋迦牟尼佛、觀音菩薩、阿彌陀佛的聖像，就在佛菩薩面前具疏以告之，比灶神那裡還要靈，還有效。這都是要認真學習之處。

持之既熟。

下面兩句是講修持的效果功德不可思議。

動即萬善相隨。靜則一念不起。

這樣的境界，是我們非常羨慕的，他做了幾年呢？

如是三年。

千日之功。我們想一想，他過去的業障多重！三年就轉過來。袁了凡先生過去轉命的時候，也是三年轉過來。三年就見到效果了。為什麼我們三年還做不到！三年時日不算長，為什麼不肯自勉、發奮呢！希望同修們讀到這裡，應當要奮起，效法俞淨意先生。

年五十歲。乃萬曆二年。甲戌會試。張江陵為首輔。

「江陵」是地名。張公是江陵人，張江陵是對他的尊稱。最尊敬的人是稱他居住的地名；像滿清末年，大家尊稱李鴻章為李合肥（他是合肥人）。佛門裡也常用這個慣例，我們稱祖師大德，既不稱名也不稱他的字或號，都是以地名或以寺名來稱他。如天台大師，天台是指智者大師。我們不稱智顗，而稱為「天台」，大師住天台山。又如窺基大師，稱為「慈恩大師」，窺基是他的法名。他一生大部分時間住在慈恩寺。「慈恩」是寺的名字，並不是他的名字，這叫「尊稱」。這裡也是尊稱，張公是當時的首相。

輟闈後。訪於同鄉。為子擇師。

他以首相的身分主持這一次的考試，也就是主考官。考完之後，他想在同鄉中選一位品學兼優的人，來教導他的兒子—為子禮請一位老師。

人交口薦公。遂聘赴京師。公挈眷以行。張敬公德品。為援列入國學。

他既然想請一位品學兼優的人，鄉里的人都推薦俞淨意先生。從前沒有學校，富有的人家，另外有一間書房，請一位老師，這就是「私塾」。家裡的子弟以及社會上清寒的子弟，有聰明智慧的，往往也召集來跟老師讀書。俞先生應聘在宰相家中做了兒童的

老師，生活環境當然就改善了，不至於再像過去那樣的窮苦潦倒。感應也來了。他帶了家眷一同到京城。張公非常敬重俞淨意公的道德學問，所以也為他『援列入國學』（國子監）。張公替他報了名，入了學。當時國家所辦的大學，不像現在大學有這麼多，那時國立大學只有一所，而這所學校出來的學生，都是做官的，是為國家培養通才的學府。

萬曆四年丙子。附京鄉試。遂登科。次年中進士。

從前讀書人志在功名。得了進士，功名成就了。「進士」是古代的最高學位，相當於現代博士學位一樣。

一日謁內監楊公。

「內監」就是從前的太監，侍候皇帝的。俞公有一天去見老太監楊公。

楊令五子出拜。皆其覓諸四方。為己嗣以娛老者。

楊公是太監，所以沒有兒子。他的兒子都是義子，現在所謂的乾兒子，都是從外面找來的。他養育這些孩子，可以養老。他有五個乾兒子，自己年老了，乾兒子很孝順。他叫這五個兒子都來拜見俞淨意先生。

內一子。年十六。公若熟其貌。

其中有一位小孩，年十六歲。俞公一見面，就覺得很面熟，好像是從前認識的。

問其籍。曰江右人。

「籍」就是籍貫。「江右」包括了現在長江以南，江西、江蘇、浙江這一帶，當時都稱之為江右。「江右人」，俞先生是江西人。

小時誤入糧船。猶依稀記姓氏閭里。公甚訝之。

這小孩還彷彿記得家鄉，自己本來姓氏。小時候遊玩時誤入人家載糧食的船，船開走了，小孩也帶走了。俞淨意公一聽之後，非常的驚訝。

命脫左足。雙憊宛然。公大呼曰。是我兒也。

原來就是他遺失的兒子。他太太生了五個兒子，死四個，有一個失蹤了；生了四個女兒，死了三個，只剩一個女兒在身邊。他的太太因為想念兒女，眼睛都哭瞎了。這個時候，遇到他失散多年的兒子。

楊亦驚愕。即送其子。隨公還寓。

這個太監楊公很不錯，知道小孩真的是俞公的兒子，立刻歡歡喜喜的就送還給他了。

公奔告夫人。

「奔」就是很快地，將這個消息告訴他太太。

夫人撫子大慟。血淚逆流。子亦啼。捧母之面而舐其目。其母雙目復明。

改過遷善之報如是。諸位想想，眼睛瞎了，現代眼科這樣進步，也不容易恢復。經上常講「佛氏門中，有求必應」，怎麼會沒有感應道交呢？袁了凡先生短命都能延壽，壽命都可以延長，疾病怎麼會不好？這並不是迷信。經上說的理論，我們看了也很明瞭，說起來也能相信，可是經本一丟開就忘了。不能說不相信，是忘了！經上說「境隨心轉」，《華嚴》云：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」；唯識經論中常說「萬法唯心」、「一切法從心想生」。境界是我們心裡變現的，我們這個身體也是自己心裡變現的。所以，「感應道交」是有理論依據的。理上能講得通，事上就可以辦得到。理就是事；事就是理，所謂「理事無礙」，當然能轉變。

他的兒子孝順，也非常難得。看看這一段，這不是容易的事！失蹤這麼多年的兒子，忽然遇到了，使得母親歡喜流淚。兒子孝順，能『捧母之面而舐其目』，這一點很難得！他母親因此雙目復明，這是感應道交的事實。

公悲喜交集。遂不願為官。

此時俞先生一家團圓。知道這三年改過遷善，正如灶神爺跟他所說的「不測效驗」，即意想不到的果報，果然應驗了。這個時候對於世事愈看愈淡，因此也不願意做官了。

辭江陵回籍。

辭謝張宰相，回到自己的老家。

張高其義。

俞先生既中進士，就有服務公職的資格。從前讀書人心心念念就是指望將來謀個一官半職。而這個機會到來，俞先生卻不要了，放棄了，回家鄉去。所以，張宰相認為他是一個義人。

厚贈而還。

張宰相為感謝俞先生教子之德，只有厚贈他貴重的禮物，送他回家。

公居鄉。為善益力。

俞先生改過自新，力行三年就有這麼好的效果，真實的效驗。可知其往後行善必更積極。雖然傳記裡沒有記載，我們也想像得到，必然還是用老方法，每個月終向灶神爺報告。相信他是盡形壽（一生）都不會改變的。人家是這麼修行的，是這樣的斷惡遷善。

其子娶婦。連生七子。皆育。

俞先生自己很不幸，生了那麼多兒女，結果只剩一子一女。他是從四十七歲才開始改過修善，五十歲才得到感應。我們同修當中還有很多人年紀很輕，要是能努力學習，斷惡修善，改過自新，你們的前途太光明了！你們的效驗、福報、感應必然超過俞淨意，超過袁了凡。這是絕對做得到！只要諸位自己肯努力做，三年之後，事事如意，有求必應。為什麼不勉力去做？看俞先生的兒孫命運都轉好了，這是積德修善的感應。

悉嗣書香焉。

俞先生的七位孫兒個個書都念得很好，書香門第，個個成名。

公手書遇灶神。并實行改過事以訓子孫。

俞先生遇灶神這一段往事是事實。他遇到灶神，經灶神一番開示之後才改過自新的；到晚年就有這樣的效驗與果報。我曾經說過，晚年所享的福報才是真實的「福報」；年輕人享福，老實說絕不是福。年輕時發達過早，容易迷惑顛倒，造罪業。因此，年輕的時候要多修福、培福，照俞先生的方法去做，把福德留到晚年享受，這才是懂得享福、造福的人。俞公把他自己一生改過自新之事，毫無隱瞞的寫出來，教訓他的子孫。

身享康壽。八十八歲。

俞公壽命也延長至八十八歲。他的長壽是修得的，而不是命中所有的。因為前面灶神爺曾經說他「意惡固結於中，神註已多，天罰日甚，君逃禍且不暇，何由祈福哉？」可知他沒有福報。壽命是福報之一，五福中就有「長壽」。由此可知，他的長壽與福報，完全是他自己從四十七歲以後所修來的。這正是一切修行人的最佳榜樣！

人皆以為實行善事。回天之報云。

鄉里大眾看到俞先生一生所得的果報，沒有一個不說他是力行善事，改轉了自己的命運。先生現身說法，廣勸社會大眾，功德尤不可稱量。

同里後學羅禎記。

這一篇文章是俞淨意公同鄉晚輩羅禎先生所寫的。裡面所說的話，灶神說的話，以及俞淨意先生講的話，都是實錄。

了凡先生、俞淨意先生，是在家同修與初學道者的好榜樣，我們能夠取法於這兩位賢者，不但命運可以扭轉，道業在這一生必定也有成就。

雲谷大師是出家人的榜樣。所謂「出世要學高僧，在家要學高士」。袁了凡跟俞淨意都是高士。我們以他們做典型，以他們做模範，照他們的方法學。如諸佛菩薩，作一切眾生最好的樣子，才是佛陀的好學生。